

中共與周邊國家非傳統安全合作

汪毓璋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兼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在國際安全或是安全研究的領域，中國大陸學者長期對於「非傳統安全」的研究與深化不遺餘力，且對於此概念的「集合性特徵」不斷的進行細緻化描述。例如指出非傳統安全是一種「廣義安全」、是一種「複合安全」、是一種「多維安全」，亦有多位學者依其自身專業與認知而進行「類型特徵」之各自不同的分類努力，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所於 2003 年出版之《非傳統安全論》，分析了 17 種非傳統安全現象；而《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亦曾整理出 30 種非傳統安全問題；¹也包括環境安全、經濟安全、毒品走私、國際恐怖主義、網路安全等均是，並進而將「威脅」與非傳統安全結合，嘗試把非傳統安全威脅分類成「外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內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雙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外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多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²

結果在學術上以往之國際安全或是安全研究領域中的因為「國家」在國際間互動所衍生之傳統所固有的一些次於「軍事」之亦必須關注的議題，例如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社會安全等；及非國家行為者基於惡意企圖所產生的恐怖主義、洗錢、販毒、人口販運、網路駭客、海盜等；及因自然現象變動之氣候變遷、水資源、環境惡化等均可以被此「集合性名詞」所涵攝。亦即所有以往之傳統在國家安全、跨國組織犯罪、自然災害等既有研究範疇下之現象與必須解決之具體議題，似乎更應該是在「非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之集合性名詞下，才能獲得整全的關注與思考出較好的解決方式。

且大概自 2001 年起，中國大陸地區政府比較正式的起用「非傳統安全」概念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均多次強調要重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安全現實，³例如 2012 年 11 月之十八大的報告中，提及必須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等。⁴且在政府之安全有關的政策報告中亦必然論及，例如 2014 年 4 月，第一次「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上亦強調，要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而提出了含 18 種安全「名詞」在內之「總體國家安全觀」。亦即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並要構建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外部安全、內部安全、國民安全、自身安全、共同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

¹ 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編，王逸舟，「論非傳統安全-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種分析思路」，非傳統安全研究，2010 年第 1 期（總第 1 期），頁 19。

² 余瀟楓，中國非傳統安全研究報告：2012-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5 月），頁 1-50。

³ 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編，「主編寄語」，非傳統安全研究，2010 年第 1 期（總第 1 期），頁 3。

⁴ 「胡錦濤十八大報告(全文)」，中國網，2012 年 11 月 20 日。

〈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_7.htm〉，2015 年 11 月 29 日上網查閱。

安全體系。⁵且檢視中共軍方的任何軍事政策談話或是對外軍事互動，亦必然以應對非傳統安全作為實踐的重心之一。例如 2015 年 5 月公佈的《中國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恐怖主義、海盜活動、重大自然災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海外能源資源、戰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機構、人員和資產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問題凸顯。因此，解放軍亦必須擔負起反恐鬥爭、搶險救災等之戰略任務。⁶

二、中共非傳統安全概念之發展

中共比較明確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大概是從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開始，且仍然是在國家安全之範疇下，以「新安全觀」名詞作為起頭。⁷亦有學者將中國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分成三個時期：1978-1991 年是從傳統安全拓展至非傳統安全的過渡期，是初步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時期；1992-2000 年是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凸現時期，是多面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時期；2001-2011 年是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加深、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中國非傳統安全問題與世界性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的時期，也是須全面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時期。⁸

而延續「新安全觀」的思維進行檢視，可以發現中共一直到了 2002 年 7 月，才在第九屆東盟論壇外長會議上正式的提出含括非傳統安全概念之《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⁹同年的 11 月，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更明確強調「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之論點，而展現出較有系統的針對非傳統安全概念進行分析，且大概可以分成國際安全；及內外有別、但彼此又滲透而相互影響之國家安全兩個層面去論述，並彰顯出針對非傳統安全之威脅觀念。¹⁰

⁵ 「習近平：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新華網，2014 年 4 月 1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2015 年 5 月 28 日上網查網。

⁶ 「國防白皮書全文」，新華社，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5/05/26/6351s4974978_1.htm>，2015 年 5 月 26 日上網查網。

⁷ 1996 年 7 月，錢其琛在東盟地區論壇大會上第一次顯露新安全觀的端倪。指出主張通過對話與協商，增進相互瞭解和彼此信任；通過擴大和深化經濟交往與合作，共同參與和密切合作，促進地區安全，鞏固政治安全。1997 年 3 月，在東盟地區論壇信任措施會議中，中共提出了維護地區安全應尊重各國主權、和平解決爭端和採取綜合安全，要通過磋商、對話與合作等和平手段促進地區安全，並首次使用了「新安全觀」的表述。同年 4 月 23 日，江澤民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發表演說時，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維護整個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觀的基本主張，且寫入了同一天中俄兩國元首簽署的《關於世界多級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之中。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首次提到與傳統安全認知具有重要區別的「國家經濟安全」，顯示非傳統安全觀開始萌生。1999 年 3 月，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且在 2001 年 7 月 1 日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把「合作」改為「協作」，再次強調「新安全觀」。劉躍進，「中國官方非傳統安全觀的歷史演進與邏輯構成」，國際安全研究，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gmw.cn/sixiang/2014-04/18/content_11070387.htm>，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網查閱。

⁸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理論、範式與思路—《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研究》成果簡介，2012 年 02 月 03 日。
<<http://www.npopss-cn.gov.cn/GB/230165/238541/17017041.html>>，2015 年 12 月 3 日上網查閱。

⁹ 「新安全觀在當代中國的實踐」，中國國防。
<<http://www.showchina.org/zgjbqkxl/zggf/03/200709/t127351.htm>>，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網查閱。

¹⁰ 「劉躍進：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民心基礎與理論溯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6 月 4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4/0604/c112851-25101834-3.html>>，2015 年 11 月 20 日上網查閱。

2013年11月，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主軸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基於「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之目的，而設立了集中統一領導，統籌協調所有涉及國家安全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其後學界亦延續以往多面向並從構成安全之要素、影響安全之變數、保障安全之機制等相互關聯角度，不斷進行闡釋。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並欲完成「國家安全法治建設」之重要工作。因而在「系統辯證」、「統籌兼顧」的哲學思索下，突出了「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之定調，並欲透過「總體」之辯證兼納，及基於馬克斯主義脈絡下之「實踐」運用，盼能最終建成一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之國家安全體制。¹¹此等論述主軸，不僅再次明確應對「非傳統安全」之國家發展「途徑」，且在基於「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方法」，並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之「執行」重點要求下，反映出欲以非傳統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及與國際接軌的三大層面之努力方向，並彰顯兩項必要之國家職能變化的要求，亦即第一、軍方部門應該以非傳統安全作為「走出去」的承接平台；第二、執法部門必須以非傳統安全作為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的手段。第三、文化才是安全的基底，因為要打擊一切的不法與有害作為均始於不當的想法，因此確保「思想正確」才是重中之重的的工作。否則必然衍生出敵我之間不能化解與妥協之矛盾，所以要預防一切來自其他國家、組織、個人，以及實體與網路載台之不當誘引、激進言論與煽動思想。而此等深層理論後設，就外顯與各國之非傳統安全的交流與合作。

三、中共非傳統安全之國際合作

中共視自身正處於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時期，並認知到一些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中國趕上和超過他們，而實行戰略遏制和圍堵。且從傳統安全言，所面臨的重要威脅包括了：周邊領土主權爭端、大國地緣競爭、軍事安全較量、核子威脅陰雲重重、經濟摩擦增多、能源安全風險加大、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各種敵對勢力遙相呼應等問題。而就非傳統安全言，所面臨的威脅包括了：生態安全狀況極不樂觀、境外網絡攻擊和威脅十分嚴重、暴力恐怖勢力有所抬頭等問題。¹²而重視生態安全，就衍生出與各國互動之來自環境變化之各式樣的與災難有關的推動軍、文職部門之救援行動；預防網絡攻擊，就衍生出對於外國政府及各式各樣國內、外私部門之系列先期的預防攻擊作為；防止恐怖攻擊，就衍生出多元化的出國演訓、代訓、執法、司法互助等模糊了以往傳統軍事與非傳統安全之交互滲透作為。

（一）中共學界建議與周邊地區國家非傳統安全合作之原則

中共有關國際安全研究學者論及中國大陸與周邊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之研究著作甚多，且各有其不同之觀照角度或重點。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安全話語的建構對於非傳統安全之區域或國際合作甚為重要，因此應通過「非傳統安全能力建

網查閱。

¹¹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習近平同志關於國家安全的重要論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年7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730/c371956-25370977.html>〉，2015年12月1日上網查閱。

¹² 同前註。

設」話語體系的創建，增加國際社會的共同語言，引導國際社會的共同行動。¹³

亦有學者指出，中國參與周邊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時，應該遵循一些與傳統安全合作的軍事結盟、均勢安全等不同要求之基本原則，例如：一、國家主權原則，包括了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亦不允許其他國家干涉中國內政；二、平等協商原則，強調「和而不同」與「和諧世界」理念；三、權力自我約束原則，亦即權力應在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做到自我約束，同時還必須讓其他國家相信；四、優先性原則，亦即根據威脅的敏感度和嚴重程度，確定與周邊國家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先後次序，且認知排序是一個包含多重影響因素的動態過程，而可能變化。¹⁴甚至在論及若兩岸進行非傳統安全合作時，也必須先滿足三項要件：亦即要切實穩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也就是互信基礎必須鞏固；要強化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之建設，也就是不要破壞「兩會」的制式互動；及善於運用第二軌機制。¹⁵

（二）中共外交部公佈與東盟國家非傳統安全合作之原則

2002年5月，中共外交部公佈了與東盟等國家之《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指出非傳統安全問題包括了：恐怖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環境安全、經濟安全、資訊安全等，且強調非傳統安全問題複雜，既是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等各種矛盾的綜合產物，又有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背景。而且貧困、發展鴻溝、各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也是刺激非傳統安全問題滋生的溫床。因此要針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特點，積極尋求出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強調此等要求不僅是各國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的共同需要，也是維護和平、穩定的地區安全環境的現實需要。並提出合作之五項政策原則：

第一、處理跨國問題，需要跨國合作。針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跨國和跨地區的特點，各國只有加強相互協調，開展國際和地區合作，才能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新挑戰。

第二、非傳統安全威脅涵蓋領域廣泛，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應對，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形式多樣、逐步推進的合作方式。

第三、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應重在預防，從消除貧困，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入手，防止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滋生與蔓延。

第四、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相互轉化。後者的解決有助於推動前者。

第五、開展非傳統安全合作，應堅持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

¹³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理論、範式與思路-《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研究》成果簡介，2012年02月03日。

¹⁴ 「中國參與周邊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原則析論」，理論導刊，2014年第4期，2014年09月05日。〈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409/t20140905_1318950.shtml〉，2015年12月5日上網查閱。

¹⁵ 「陳先才：兩岸非傳統安全合作需有頂層設計」，中國評論新聞，2014年7月30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33/0/9/7/103309709.html?coluid=93&kindid=15733&docid=103309709>〉，2015年12月10日上網查閱。

且外交部列舉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合作成果，包括簽署《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東盟地區論壇、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探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在反恐國際合作方面，支持聯合國在反恐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且言明參加了絕大多數國際反恐公約，支援東盟地區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發表反恐聲明，還與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共同締結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加強地區反恐合作，並與多個國家進行反恐雙邊磋商；在禁毒合作方面，加入聯合國《麻醉品單一公約》、《精神藥物公約》、《聯合國禁止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與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聯合國禁毒署共同建立了六國七方禁毒合作機制，與東盟簽署《東盟和中國禁毒行動計畫》，並與老撾、緬甸、泰國舉行四國禁毒合作部長會議，確定進一步加強合作具體內容和目標；推動打擊非法移民和打擊海盜，消除貧困、預防愛滋病等一系列措施；亦欲觀摩、參加雙邊和多邊之聯合軍演，例如《金色眼鏡蛇》等。¹⁶

近年來，中國不斷擴展與周邊國家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各項合作，例如透過與東盟（10+1）、中日韓與東盟（10+3）框架下的有關互動；簽署《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等。¹⁷在東亞峰會上，亦強調恐怖主義、傳染性疫病、氣候變化、災害管理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必須強化合作。¹⁸而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成果之一，也展現於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合作。亦在國際反恐的合作上，支持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執行安理會反恐問題決議，提交執行第 1373 號決議情況報告；支持和參與制訂《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和《關於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為的國際公約》等工作。亦持續與俄羅斯、美國、巴基斯坦、印度、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開展雙邊反恐交流與合作。

此外，解放軍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研究也持續發展，例如 2006 年 11 月，軍事科學院舉辦首屆解放軍之非傳統安全理論研討會。提出了軍方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三個面向：一是維護社會穩定，遏制、粉碎敵對勢力的顛覆和破壞活動，保衛政權的穩固，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二是突擊搶險救援，利用組織優勢和相關專業優勢，有效控制事態和消除危害，保護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三是參與國際和平行動，包括國際維和、救援、打擊跨國犯罪和相關聯合軍演等。

¹⁹2009 年 6 月，中共國防部在石家莊也舉行了首屆的「東盟與中日韓武裝部隊非傳統安全論壇」。而在應對非傳統安全的實踐上，解放軍更積極的參與聯合反恐、海上搜救、打擊海盜、打擊制販毒品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例子亦不勝枚舉。

²⁰例如 2015 年 5 月公佈的《中國的軍事戰略》指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

¹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2002 年 5 月。

〈<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4547.htm>〉，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網查閱。

¹⁷ 2004 年 1 月 10 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在曼谷同東盟秘書長王景榮簽署了該備忘錄，確定了反恐、禁毒和打擊國際經濟犯罪等重點合作領域，明確了各領域的中長期目標，規定雙方將通過資訊交流、人員交流與培訓、執法協作和共同研究等方式加強合作。而此《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是 2002 年 11 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發表《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的後續行動之一。「中國和東盟簽署《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東盟中心。

〈<http://service.asean-china-centre.org/zhuanti/478/6144.html>〉，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網查閱。

¹⁸ 「專家：中國有能力引領東亞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國際日報，2014 年 11 月 15 日。

〈<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943366>〉，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網查閱。

¹⁹ 「解放軍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粉碎敵對勢力顛覆」，中安在線，2006 年 11 月 16 日。

〈<http://mil.big5.anhnews.com/system/2006/11/16/001606459.shtml>〉，2015 年 11 月 12 日上網查閱。

²⁰ 中國軍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http://www.showchina.org/zgjs/yznr/200701/t104848.htm>〉，2015 年 11 月 12 日上網查閱。

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中國軍隊亦必須擔負起反恐怖鬥爭、搶險救災等之戰略任務。²¹同年 9 月，中共與馬來西亞舉行了代號《和平友誼-2015》之聯合軍演，以努力提升打擊海盜與恐怖主義能力。而演習的內容，就包括了聯合護航、聯合搜救、聯合解救被劫持船隻、武器操作以及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行動等課目。²²

另外在執法層面上，公安機關已全面的推動與含美歐等各國在內之非傳統安全議題合作，或是與東南亞、中亞、南亞、中東等地區的具體合作事項。主要是想透過雙邊會晤、聯絡熱線、情報資訊交流和案件協查等機制，以遏制域內網路犯罪、毒品犯罪和恐怖主義等問題，並欲建立一條「共建、共用、共贏」的安全新路。例如 2015 年 10 月，公安部在北京舉行「中國東盟執法安全合作部長級對話」，會中通過《北京宣言》，要成立反恐、禁毒、打擊非法移民等合作執行委員會；繼續支援並不斷完善和充實東盟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東盟警察首長會議等現有合作機制；並盼此對話機製成為中國大陸與東盟落實「中國東盟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的重要平臺；執法安全合作部長級對話每 2 年舉辦一次，而首次部長級對話簡稱「昆侖對話」，第二次對話將於 2017 年舉行。²³又如 2015 年 12 月，公安部亦在杭州主辦了「中國-南亞中東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研討會」，聚焦於反恐、禁毒、境外追逃、打擊網路犯罪和詐騙犯罪等議題。且會中強調應進一步擴大合作共識，加強人員往來，完善機制建設，深化務實合作。²⁴

四、結論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因此問題不只在於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以「解釋世界」，而在於拿此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的改造世界。因此，強調認識是從實踐開始的，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必須再回到實踐去。因而當認識到西方大國對中國之「戰略遏制和圍堵」態勢不會因為必須加強彼此合作以應對共同關切安全議題而被稍微減損，且三不五時就拿西方標準來檢驗中國的國內、外之各項行事時，就必須善於運用新情況而進行實踐上的轉移。

西方「戰略遏制和圍堵」之實踐，主要就是「中國威脅論」之闡釋與全球宣傳，而最重要的論證就是各式各樣且來自不同發聲管道之對於中共解放軍發展與威脅的指證。因此，如何突破此等針對國家與軍事力量批判之傳統安全思維，而轉向非國家行為者之共同應對，及各式各樣非傳統安全之仍然需要國家力量參與解決之「現實性」，就成為中共學界與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軍方長期努力的焦點。且加諸「外因是變化條件，內因是變化根據」之方法論，中共亦認知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改革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因此擔心內部之群體性事件演變成難以解決之重大組織性暴力犯罪、重大人為危安事件及恐怖攻擊事件等而影響社會穩定和

²¹ 「國防白皮書全文」，新華社，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5/05/26/6351s4974978_1.htm〉，2015 年 5 月 26 日上網查閱。

²² 「評論：中馬軍演助降低兩國爆發軍事衝突風險」，中國青年報，2015 年 9 月 25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m/mil/2015/09-25/7544022.shtml>〉，2015 年 11 月 12 日上網查閱。

²³ 「陸與東協安全對話 合作反恐掃毒」，中央廣播電台，2015 年 10 月 24 日。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29877>〉，2015 年 12 月 20 日上網查閱。

²⁴ 「中國-南亞中東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研討會召開」，北京新浪網，2015 年 12 月 9 日。

〈<http://m.news.sina.com.tw/article/20151209/15708023.html>〉，2015 年 12 月 20 日上網查閱。浙江警學院，「中國-南亞中東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研討會在我校隆重舉行」，2015 年 12 月 12 日。

〈<http://zpcbbs.zzxx.i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015 年 12 月 20 日上網查閱。

諧，因此軍文部門必須結合、執法與信訪必須配套，才能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新特點、新趨勢，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對於含東南亞等地區在內之各周邊國家言，所面臨之「新情況」就是非依國家轉動之自然環境變遷所帶來之各式災難救援，確保海路暢通之打擊海盜，避免國內恐懼與暴動之防範恐怖攻擊，防制貪污而遏阻含洗錢、毒品、販賣槍枝、人口販運與偷渡、盜賣自然資產等在內之跨國組織犯罪。而這些不同於傳統安全之非傳統安全，針對的是非國家行為者，亦必須有不同於以往以國家作為主體研究對象之國際關係理論的思考，而另闢非傳統安全理論之探討與理論建構之嘗試。且此等現實環境之變化與實踐上的需求，就反應出中共學術與實務單位交織之非傳統安全理論之建構及擴大與以東南亞為起點而漸及於中亞、南亞、中東等地區之各式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之合作。而最終希望打破「中國威脅論」及中共解放軍威脅的迷思，並在實踐與理論結合下產生因應混合式威脅之新安全互動模式。